

康巴历史与文化

ཁོ་མོ་མཁའ་ལོ་མཁའ་ལོ་

任新建 著

巴蜀書社



康巴历史与文化

ཁུ་མཐོང་ལོ་རྒྱུས་དང་ལུ་ཁྱེད་ཀྱི་རིག་གནས་

任新建 著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巴历史与文化 / 任新建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12. 12
ISBN 978-7-5531-0197-2

I. 康… II. ①任… III. ①藏族—民族历史—四
川省—文集 ②藏族—民族文化—四川省—文集
IV. ①K28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7384 号

康巴历史与文化

任新建 著

责任编辑 刘 冰
封面设计 成都汉韵文化传播公司
出 版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68mm×240mm
印 张 31.75
字 数 60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197-2
定 价 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前 言

康巴，青藏高原上横断山脉中的神秘之境。作为“藏族三大文化圈”之一，康巴与西藏等其他藏区虽有一定的共同性，也有很大的差异性，具有鲜明的地域特性。这里被称为“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块净土”、“心中的香格里拉世界”，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最集中的典型地区之一；它那厚重的历史积淀与纷繁多彩的文化形态，和至今留存的许多历史文化与自然生物“活化石”，世所罕见，令无数人向往不已。然而，由于交通困难等原因，各界对康巴的认识一直未能深入。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西康建省与边疆研究的推动下，一批先辈学者不畏艰险深入康巴考察研究，才开始揭开康巴神秘的面纱，他们的研究开创了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康藏研究”，掀起了国内外第一次“康巴热”，为我国的藏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近几十年来，藏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我国的藏学也获得长足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国内外藏学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西藏，康巴研究明显处于边缘化状态。因此，十多年前，当马丽华老师创办首个西藏文化网站，要我写了几句话时，我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在我看来，不了解康巴实际上就未能真正了解藏族和藏区，就难以正确认知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就不能完全领悟藏文化的丰富多彩及其深层的文化内涵。

我这样说不仅是因为个人对康巴的挚爱，更是我涉入藏学领域三



前

言



十年多年来的深切感悟。

我出生在康巴，生长在内地，由于家庭的熏陶，自小酷爱民族历史文化，但一个偶然的原因，却报考了一所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先后在西藏和甘孜工作了二十多年，因为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的影响，使我早早“转业”，并常年被派下乡“锻炼改造”，参加“社会调查”。在常常与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中，让我深切感受到康藏的“草根”文化；又因在西藏与甘孜的几个寺庙中居住和调查过一段时间，让我切身体会到高僧大德到普通僧尼的精神生活，领略到康藏宗教文化深层的一些东西。这些经历使我重新产生了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挚爱之情，让我“弃工从文”，从头学习。“文革”中我有一段很长的空闲时间，得以较系统地阅读史籍与家藏的大量康藏书刊。1975年，工作调动，作为先父任乃强教授的学术助手。在先父的手提面命，严格教导下，我才开始走进康藏研究的殿堂。当时先父的好友李安宅、刘立千等先生正赋闲在家，我有幸经常向他们求教，也得以窥视社会学与佛学之堂奥。1984年我调入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组建了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自此专门从事康藏研究。三十多年来，陆续撰有百多篇论文和几部专著，尽管限于学识，难免浅薄，但始终怀着对康藏的不解情结，秉承先父教导的“史地结合、综合比较”治学方法，力图在康藏研究上有所发现，有所见解，有所进步。

近十年来，伴随学术界“边缘中心化”研究的新发展和“香格里拉”、“茶马古道”、“藏彝走廊”研究热的兴起，国内外学界惊奇地发现，在康巴这片土地上竟然蕴藏着那么多的神奇、精彩和未知的东西！那些苦苦追寻“香格里拉”意境的人们，蓦然回首，发现自己追寻的目的地原来就在康巴，一场新的“康巴热”在国内外重新兴起。随着各界对康巴的关注度的空前提高，关于康巴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已引起愈来愈多人的兴趣，关于建立“康巴学”的倡议正得到广泛地响应。

为了共襄盛举，也为了我心中永远的康巴情结，兹辑选了自己有关康巴的部份论文，编成这本文集，藉以聊表我在康藏研究方面的一

点心得。如果能引起关注康巴、喜爱康巴朋友们的兴趣，为康藏研究提供一点参考，则莫大幸焉。

任新建

2013 年 10 月于成都



前
言

目 录

· 历史 · 地理 ·

康巴学简论	003
康藏与中原地区早期交往试探	016
三苗、三危、赐支考辨	026
白狼、白兰考辨	035
东女国考辨	045
“朵甘思”考略	052
论康区民族史中的几个问题	069
论康、藏的历史关系	087
我国治藏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兼评历代治藏方略利弊	101
简析清朝治理康区的政策	111
明正土司考略	119
中国土司史上的一个典范——汶川瓦寺土司	134
论清代的瞻对问题	146
凤全与巴塘事变	165
清末川军入藏和十三世达赖外逃	181
四川黄金开采史略	195
近代四川藏区的黄金开发	208
明蜀僖王陵藏式石刻考释	226
康定鱼通新发现的清怀远将军墓考	234
茶马古道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功能	240



目
录



雅安地区几个地名别解	251
《积淀炉霍的远古文明——鲜水河上游石棺文化探源》序	256
岳大将军在藏区	262
文成公主经由何道入藏	265

· 文化 · 宗教 ·

康巴文化概论	271
论康巴文化形成的历史地理背景	280
藏族文化构建中对汉文化的吸收与整合	295
略论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文化交流与整合	307
从饮食看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315
青稞酒与藏族文化	326
藏族茶文化论析	338
“藏彝民族走廊”的石文化	350
禹羌文化与民族和谐	356
康藏研究社介绍	361
任乃强与西康建省	373
任乃强与《格萨尔》	389
我国老一辈藏学家谢国安	398
记法国作家、藏学家大卫·尼尔	406
略论藏密源流及其特点	410
贡嘎上师与藏密东渐	421
八邦寺沿革及所藏印、诰	430
从八邦寺看噶玛噶举派在康区的兴衰	438
四川藏区僧人学经制度	453
从昭觉寺看藏汉文化内在融通性	457
清净身心自主归宿——藏密破瓦法	461
文化冲突——西部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重要问题	465
把握特点 促进四川民族文化资源向资本转化	477



历史·地理



康巴学简论^①

一、康巴的界定

藏族是我国人口较多、分布较广、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的民族之一，聚居于青藏高原及其附近地区，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和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省，人口 514 万（2000 年）。在传统的藏族历史地理概念中，习惯将我国整个藏族居住的区域划分为三大部分，即“卫藏”、“安多”和“康”。“康”是藏语 Khmas 的汉语音译（清代汉文文献中曾译作“喀木”）。作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康”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界限，根据清代文献记载和传统习惯，“康”泛指鲁共拉山以东、大渡河以西、巴颜喀喇山以南、高黎贡山以北的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包括今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部分、西藏的昌都地区、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等地方。格勒先生认为：“康，这个古地名大约形成于唐代或吐蕃时期，即藏族古代文化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形成时期，针对‘卫藏’而言，产生了意为边地的‘康’区。”^② 清末，拟在“康”区建省，因“康”地在四川盆地以西，故于“康”字前加了个“西”字，命名为西康省。习惯上，常将“康”区称为“康巴地区”或“康巴藏区”（简称“康藏”）。



① 本文系与李绍明合作撰写，原载《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 年第 2 期。
② 格勒：《略论康巴人和康巴文化的特点》，载《横断山民族文化走廊——康巴文化名人论坛》，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3 页。



就如后藏地区的人自称“藏巴”，前藏地区的人自称“卫巴”，居住在西藏北境和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青海地区的人自称“安多娃”或“多巴”等一样，“康巴”藏语原意为“康区的人”。现代习惯上以“康巴”作为“康区”或“康巴藏区”的简称。

在此，涉及一个民族及其支系，即所谓的民系或亚民族（亚族群）的问题。其实这是在民族学和民族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一个普遍现象。

自从1988年8月22日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唐纳（Tanner）讲演中发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讲话以来，引起了国内学人的充分关注。费先生此讲的中心在于说明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其形成又经过许多民族单位的接触、混杂、联合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与消亡，最终形成一个你去我来、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民族格局。1990年费先生在北京亲自主持“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就他提出的这一理念进行了充分讨论，获得了国内外同行学者的广泛认同与支持。笔者在此会上发表了《论藏族多元一体格局》。据笔者理解，整个中华民族无疑是多元一体的，因为此中包含着56个民族的成分，而56个民族中也同样是多元的，尤其是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民族，均存在多元民系与多元文化的状况。这多元与一体是相辅相成的，多元并不影响一体，一体也不掩盖多元。多元一体正说明该民族的博大精深、历史悠久、文化璀璨，而非其他。

关于民族之中的民系或亚民族，在国外民族学著作中曾多有涉及。如Stephan Themstorm说：“民族（nation）是由一推想的共同祖先相联系的后代组成，他们有共同的地域、历史、语言、宗教以及生活方式；亚民族小于该民族但却和它相类似。”^①这里所谓的“亚民族”即我们通常所谓的“民系”。而我国学者使用“民系”一词，用以指民族之下的二级群体，是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在此书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民系”。罗先生

^① 见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P. 235,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此段为黄淑娉先生所译。



认为一个庞大的民族，会因环境和时代的变迁逐渐分化，各个局部成为若干的系派也即微有分别的民系。民族的迁徙，途径不同，栖止殊异，到达以后，不免受当地各种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原有属性便发生变化，结果便形成民系。罗氏所言民族中之民系形成原因主要是就汉族这个群体而言的，其实各民族的民系形成原因要比这个复杂得多，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对汉族中民系的研究大有进展，尤其是对汉族中客家民系的研究已成声势浩大的客家学之一，成绩斐然。如有的学者将广东的汉族分为三大民系：广府民系、潮汕民系、客家民系；将福建汉族分为六大民系：福州民系、兴化民系、闽南民系、闽北民系、客家民系、龙岩民系，并均有专著问世，论述其文化特征^①。

民系形成的原因甚多，与语言或方言以及文化中的某些差异有关。汉族民系的划分可以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中民系划分的一种借鉴。至于藏族中的民系如何确定，康巴是否是藏族中的一个民系，因这些问题纯属学术问题，应允许从容讨论和认真研究。但无论如何，卫藏、康巴、安多三大藏区既有其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2004年夏在四川康定举行“康巴文化名人论坛”上，已就康巴文化的特征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与会学者认为“康巴学”的命题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康巴研究”具有明显的特殊性，既有较坚实的研究基础，又日益受到国内外的关注。正如“安多研究”近年来经过甘藏学界同仁的提倡已取得显著成就一样，“康巴研究”理应奋起直追，为共同弘扬中国的藏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康巴的特殊性和康巴研究的价值

康巴的历史地理和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为康巴学研究提供了条件，形成了康巴学的特点。这些特殊性主要是：

^① 黄淑姆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一）地理区域的特殊

康巴地区跨西藏、四川、云南、青海四省区，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是我国五大藏区的结合部和交通枢纽，是连接西藏与祖国腹地的桥梁和纽带，历来被作为“治藏之依托”，素有“治藏必先安康”之说。

康区处于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和川西台地过渡地带的横断山区，澜沧江、怒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平行地自北向南纵穿全境，低浅的河谷形成天然的古代通道，成为历史上我国西北地区氏羌系民族南下，西南地区越、濮系民族北上，汉族西进、藏族东渐的“民族走廊”地带。不同的族群在此走廊内迁徙或定居、交汇或融合，使康区的民族渊源复杂、成分众多。加之江河支流纵横，将横断山区切割为许多深谷高岭和一块块不连贯的山原、台地，形成许多相对独立、封闭的小地理区域，许多古老的民族文化得以长期保存。故康区是全藏区中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

（二）历史的特殊性

康区是青藏高原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炉霍古人类化石、昌都卡若新石器遗址、丹巴中路遗址等，证明至少在 5000 年以前这里已有聚居的古人群落。遍布康区的石（板）棺葬，数量巨大、形态特殊，留下许多未解之谜；“千碉之国”的高碉，巍峨雄浑，历千年而不倒；“茶马古道”穿越康区，绵延千里，留下深厚的历史积淀。

康区是最早归属于中国版图的民族地区，早在秦汉时代，中央王朝已在康区东部设置郡县；还是我国土司制设置最早、实行最长，藏区数量最多、体制最完备的地区。

康巴地区是所有藏区中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最复杂的地区，既有“政教联盟”的土司制，又有“政教合一”制和“土流兼治”制，还有所谓“不服王化”的部落。

康区又是“茶马古道”的核心地带，是汉藏贸易的枢纽之区。跨越千年的经贸活动，在这里形成了康定、昌都、中甸、玉树等商贾云集的多民族会聚的城镇，促进了藏汉的通婚，形成血缘和文化的交融，



产生了锅庄文化、马帮文化、驮队文化、情歌文化等特殊文化。

（三）文化的特殊性

1. 罕见的文化兼容共存

康巴地区是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各民族在此长期共存、互相帮助、和谐共处，形成了以藏文化为主体兼容其他文化的多元文化共存特点。藏文化与汉文化、蒙古文化、纳西文化、彝文化、羌文化、回文化等众多民族文化汇合于此，形成千姿百态的民风民俗；藏传佛教五大教派齐集于此，并与儒教、道教、东巴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与新教）和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原始宗教并行不悖，交织成众多的信仰习惯。就连在卫藏不能容身的觉囊派，也在此蓬勃发展。德格印经院是藏区三大印经院之一，本为萨迦派，但其三十万块经版中，却不分教派，将藏传佛教五大教派的文献资料包罗尽收，成为藏区第一的藏文化宝库。在一个民族地区内包含着如此之多的文化形态，在世界上都是极为罕见的。更难得的是各种文化在这里互不干涉，各民族都能保持自己固有生活方式与习惯，彼此尊重、并行互容，并不因民族、信仰、习俗的不同而发生排斥现象。康巴地区因此成为藏区甚至中国文化多元和谐共存最具代表性的地区。这些造就了康巴人的开放意识和宽容理念。

2. 丰富的文化多样形态

在宗教文化方面，康巴具有世界四大宗教并存、藏传佛教诸派汇集、宗教文化纷繁多样的特点。这里集中了宁玛派四大主寺（噶拖、竹庆、白玉、协庆），噶玛噶举祖寺噶玛寺和下主寺八邦寺，以及众多的止贡噶举、主巴噶举、玛仓噶举派早期古寺，塔公寺、更庆寺等萨迦古寺，理塘寺和霍尔十三寺、强巴林寺、松赞林寺等著名格鲁派大寺，还有康定、巴塘、昌都等地的天主堂、清真寺、城隍庙、川主庙、关帝庙、观音阁、龙王堂，芒康县的藏族“天主教徒村”和六江流域河谷中的“公嘛”、“帕子”、“阿轨”、“端公”等民间信仰，康区也因此成为藏区内罕见的宗教文化大观园。

在民俗文化方面，康巴各地民俗文化异彩纷呈，因地域不同而形



成许多不同的文化小区域，如以德格为中心的德格文化圈，以大渡河上游为中心的嘉绒文化圈，以木雅贡嘎山为中心的木雅文化圈，康北高寒草原的游牧文化圈，以康定、昌都等城镇为代表的汉藏商贸文化圈等。往往在这些文化圈之中，又分为许多不同的文化小区，如丹巴县属嘉绒文化圈，而该县五条山沟中的语言、习俗却不尽相同，各有特点。此外，康巴至今还保存着许多古文化的“活化石”：三岩的“帕错”和“戈巴”制度，是现今国内罕有的古老父系氏族公社制度的残存；道孚、雅江间的扎坝地区的“走婚”制度，是比泸沽湖更完整的母系氏族社会遗存；丁青、妥坝、芒康等的一妻多夫习俗，保留了古老的婚姻形态；色达瓦述、炉霍宗塔等部落，至今尚保存着较完整的“骨系”氏族部落生态。

在语言方面，康区除通行藏语康方言（德格话）、在部分纯牧区流行安多方言外，各地还有许多被称为“地脚话”的语言。如在大渡河、雅砻江河谷内就有嘉绒、木雅、固羌、里汝、尔苏、扎巴、尔龚、曲域等与藏语三大方言迥异的几种特殊语言或方言，形成了一个“语言孤岛”，并有着不同的特殊习俗。

在建筑方面，除了形形色色的绚丽宏伟、巧夺天工的寺院建筑外，民间建筑亦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如遍布各地的高碉和圆木扣搭的“棒康”。在建筑装饰上，则凸显地区文化的特点，木雅的“瓦板”房、嘉绒民居的翘角、道孚的廊柱、新龙的水柜、德格的窗棂、乡城的白墙、雅江的橙壁、理塘的彩帐等，各县风采。此外，在艺术、服饰、饮食、节庆等各方面，康巴也具有多姿多彩的特色。

3. 深厚的本教信仰理念

康区原是本教最盛行的地区，德格的定青寺、昌都的孜珠寺、金川的雍仲寺（广法寺）是藏区最古老的本教寺庙，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丹巴的墨尔多神山是本教的主神山，甘孜、新龙界上的卡瓦洛日雪山是本教最尊崇的财神山。康巴地区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法”的发祥地，藏传佛教中密宗色彩最浓的宁玛、噶举等派肇兴于此，也与这些教派在不少方面与当地本教信仰较接近有很大关系。尽管后



来藏传佛教已成为康巴人共同的信仰，但人们在信仰方式与理念上大多仍保留着根深蒂固的本教传统，认为“佛教的经好，本教的法（术）灵”。以嘉绒地区为例，自乾隆金川之役后，大部分本教寺庙被改宗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但人们是“入寺信黄教，在家信本教”。新龙等地至今仍奉行本教年（俗称“过十三”）。康区许多地方都有本教巫师与藏传佛教喇嘛同台作法事的情形。深厚的本教信仰使康巴人表现出浓郁地崇拜自然、敬信神鬼、既重来世更重今生的现象。如果把现今所说的“大香格里拉”区与康巴地区相勘合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地理位置上二者基本重合在一起。这绝非偶然，因为康巴人崇敬自然，努力将自身与自然界紧密结合在一起，追求自身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寻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创造了这“香格里拉”世界。

4. 强烈的格萨尔人文精神

康巴是《格萨尔》的故乡，英雄史诗《格萨尔》主人公的原型就诞生于康巴，康巴人以格萨尔王子孙自居，以格萨尔王为行为楷模。康巴人个性张扬、天性不羁，以勇敢、精明著称。“康商”的精明、“康巴汉子”的英勇、康巴学者的众多、康巴的尚武争强民风，都植根于张扬人性、奋发进取的格萨尔人文精神。

综上所述，康巴历史积淀深厚，人文环境特殊，战略地位重要，是横断山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集中的代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康巴的这些特点和研究价值，构成了康巴学的研究价值。因此，康巴学的特点就在于它是针对康巴这一特殊地域、特殊历史和特色文化的科学研究。

三、康巴学研究的基础

早在汉武帝时，司马相如、司马迁等就到康区东部进行过调查研究。隋、唐时，康区的“附国”、“党项”、“东女”等部落就被列入史传。清代以来，由于康区成为连接西藏与内地的“桥梁”，对康区的调查研究开始引起学人的重视，出现了一些有关康巴地理、物产、交通、